

聖像畫巡禮得撒洛尼系列 20

希臘拜占庭文化博物館

■文·圖／盧玟君（聖像畫員、聖藝推廣老師）

拜占庭科穆寧王朝的聖像畫風是什麼呢？得撒洛尼城的拜占庭文化博物館第5展館中，陳列了許多拜占庭錢幣，從這些錢幣上，我們一方面認識不同王朝的君王肖像，另一方面也得以認識耶穌基督、聖母，乃至天使的肖像。在科穆寧王朝的錢幣中，首次出現了孩童耶穌，也就是厄瑪奴耳的肖像（見本報793期24版）；厄瑪奴耳的髮型則引我們來到賽普勒斯特羅多斯（Troodos）山區的阿拉卡聖母聖堂。

圓穹頂（圖1）上的《基督普世君王》聖像畫（圖2）透露出對我們的憐憫，祂的人性由眼神中流露出。耶穌這樣的神情是自科穆寧王朝開始才出現在人們眼前的。天主這1千年來，究竟如何能忍得住的呢？為何竟用了千年時間，在我們眼前隱藏祂的面容後，再次向我們走來？或者是世人單方面地選擇了一位如同君王一樣的天主，而無視於降生成人的神？科穆寧王朝同時出現兩樣的基督聖容。一方面是彰顯尊榮的君王天主，另一方面，則是由君王寶座上下來，與我們肩並肩、同道而行的天主。

阿拉卡聖母教堂圓穹頂上的耶穌是人子、悲傷之人、受苦的僕人。人們望著祂，便能感受到神是富有同情心的，祂是慈愛的、人性的，且是個人的，能與我們相遇相識，同時又是莊嚴且真正神聖的那一位。這樣的聖藝表達正應驗了《聖詠》作者的話：「仁愛和忠信必彼此相逢，正義與和平必彼此相擁。」（詠85：11）科穆寧時期的聖藝界發生了大事，天主牽引著聖像畫員的手，繪出正義與慈悲在神的身上相遇的面貌！聖像畫帶領人們用另一種方式閱讀《聖經》、認識我們的信仰、人類苦難的依歸！

這樣的變化是否透露出科穆寧時期，人們在信仰議題上，逐漸加入了對基督人性的關懷或渴慕？從金幣上弱小的孩童耶穌《厄瑪奴耳》肖像到帕拉吉亞的《痛苦聖母》（圖3）和《基督普世君王》，都在引導人們注視神身上的人性痕跡。這是否意味著對天主啟示的認知在轉變？又或是教會接收到了啟示的更全面的



▲圖1：阿拉卡聖母聖堂圓穹頂聖像畫，精彩而繁複。



▲圖2：圓穹頂上的《基督普世君王》聖像



▼圖5：屬於克里特島畫風的《永援聖母》



▲圖3：阿拉卡聖母教堂的《痛苦聖母》聖像畫表情刻畫細膩。

▲圖4：從局部圖可感受到哀愁的聖母與聖子四目對望的愛。



面貌？科穆寧聖藝的改變，反映出對基督的認識，已逐漸由敬畏走上了愛慕的這條路！但願這趟巡禮之路，也能幫助我們在心中一點一點累積，並整合我們對基督的信仰與愛。

科穆寧王朝就是這樣由兩種畫風交織的世代。不論背後的原因是國際局勢的動盪、神學上的論爭，甚至是東西教會的決裂所造成？在巡禮時，當我們的雙腳踏入這座聖殿的當下，神在我們面前揭開面紗，經過千年，教我們再次正視祂的人性，神性內含著人性。對基督的人性的體會，在此刻比任何其他知識性的理解都重要！

來自君士坦丁堡的聖像畫員西奧多·阿普塞夫迪斯修士（Theodore Apsevdīs, 1150-1215）在設計《獻耶穌於聖殿》的場景時，運用了一幅與之後所有的《永援聖母》（圖5）都不相同的《痛苦聖母》在聽到西默盎的預言後，西奧多所繪的聖母臉上顯出為母的哀愁，與懷中的幼子四目對望。（圖4）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母親與真正的兒子之間的那份連繫，這畫凸顯了人性而縮小了神性。小耶穌不像在《永援聖母》裡的耶穌那樣穿了一雙鞋，因為害怕天使手中拿著刑具，而掉了一隻鞋，緊緊握住母親的手。在痛苦聖母手中的耶穌是更為柔弱的，祂單純地就只是個嬰兒。在我們眼前，赤著雙

這座聖堂並非一般堂區教堂，因為在地理位置上離前後兩個村子都很遠，學者推論極可能是屬於私人的聖堂或修道院。關於這點，還有佐證的線索可以在《痛苦聖母》畫中的銘文找到。銘文寫著：「全然純潔的天主之母，我，里翁，父親姓氏奧森德斯，以可毀朽的顏料繪製妳無玷不可朽的肖像。妳可憐又無能的僕人，憑著偉大的嚮往和堅定的信念，與他的配偶即同僕（妻子之名）忠實地向妳流淚哀求，懇請賜給他們幸福的結局，得以同他們的家僕及子女，妳的僕人們，一起安享天年，獲得救贖。唯有妳，貞女，配受榮耀。求妳垂聽我們的祈禱。」

在這段禱文中，我們知道贊助這座教堂或修道院的人是誰？也了解他所擔憂的事為何？由於賽普勒斯在建教堂或修道院之前，已經多次遭受攻擊，甚至易主。戰亂帶來死亡與分離，財富或地位於此時並不能保障人們的性命無虞，更遑論靈魂的救贖。這位里翁只有投靠聖母，就像耶穌聖嬰那樣。而聖母則將賽普勒斯所有人的命運交給上主，如同她將自己的兒子交給上主一般。

巡禮此地，站在阿拉卡的聖母像前，願聖神帶領我們這樣祈禱，一起嚮往天主的國！

（下一期介紹巴列奧洛根王朝聖藝作品）